



論語徵集臨見

學雨

服部文庫
117
248
1



117
248
1

源賴寬輯

論語徵集覽

服元喬閱

觀濤閣藏

論語徵集覽序



守山侯好學也昔嘗猶及物先生立
 業之日庶幾既切無何先生逝矣則
 恨不相見然前此侯乃既聞故平
 文莊成物子學聘召以為客依厚禮
 卑已謹聽其業而無何文莊亦逝矣
 然侯之恒懷其業之所庶幾篤好

見壽閣

不渝歷年益脩矣乃謂物先生經義
遺書厥已所成無先乎二辨論語微
焉於是取論微專乃攻脩有年精覈
之極遂復比附諸家集而覽焉
之琢磨之功蓋自脩也然亦因此遂
俾人切磋其業則可謂道學也夫惟
物先生立業也嘗謂二三子曰詩書

雖缺孔子所折中可知而夫子信而
好古所為其佳語者蓋亦述先王四
洲而已未嘗別有所作而其粹焉者
魯論是已故不律先王之道而作其
說者非孔子之遺也奈何諸注家倍
徑任意大義由此多違而古之道不
明然說者猶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猶且至於疾而不通則時亦加
釀求售已意君子蓋有所慙焉暗乎
辭俾人無由得聞內焉此焉不辨先
王孔子之道幾乎荒矣是作微之諸
古物先生專獨所發揮也而其所以
存文不具及諸往取舍古言微否率
皆略發其緒不必規焉盡言者固

且以為夫既專微古耳學之法無與
焉夫唯萬學之士名以甄覽諸家博
涉古今其素業乃尔而後聚訟之餘
蓄疑已多乃復取決於此則庶亦知
吾說有微尔是微之所以片言折之
也雖然跂而望矣不如於高之博見
也而初學後生及此鮮矣其勢雖輯

不得 不廣見端 不如見本分本分而
理 理、具前鄉也 效門室之辨 混然
曾不能決也 俄而粲然 白黑矣 達者
尚為愉快 而况初學後生 率亦因此
切磋 就業則激之 有功於學者 侯
之 所以廣業 非獨為好物 先生所立
焉而已 是之謂道學也 蓋 侯為茲

厚於後世 云高既與社盟 友莊逝後
乃得見 侯時、復有見 因而愈見
侯之為好 不渝 歷年益脩矣 今茲集
覽之業 既成書矣 凡二十一卷 侯
乃命侍史為對 反覆校讐 而鐫 苑焉
復命高 俾序其由 而名其 侯之所
例矣 若夫宏寸博覽 園囿六藝 場園

古籍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深造之功。所適乃逢其源者。其在其人與。其在其人與。

寬延庚午春正月

平安服元高謹序



論語徵題言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為醇真。故學者尊之。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王之道弗明。

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以六經爲先王敝迹。獨潛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廼教然自取。諸其心以爲解者。自韓愈而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

久。儒者何限。尚且嘒嘒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爲何道也。况吾東方乎。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妄不自揣。敬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有義。有所指擿。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曰論語徵。

物茂卿

一諸家註例有折章插入因承本文就明其義者各據所見既不可一今此章載不斷諸註亦已連緝各段分家而已古註某曰某曰之類仍舊雖煩不可刪去藤氏古義釋文註論大小上下分例殊繁諸若是類一切畫隔之而已既是連綴難依例看或有文若無所承者讀者乃各配本自有辨焉本有圈者姑存從舊

一朱註本有音義今不收藏即有一二須音義者其裁已具徵中

一物先生胸中已藏六經百家故諸引徵言時亦隨意所記不必每言搜究今其篇題不具者略舉其端標揭上頭聊便考索一二而已後之書頗涉指摘若可備證者偶且所見從而標出亦未始求全予已集此以備要覽因命侍史刊藏焉既以為己冀亦為人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論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言合語禮記文王世子請事斯語顏淵篇

程子曰見集註序說

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為不失古言。廼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且訓語為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為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程子曰。成於有

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大氏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為大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邢昺正義。廼始盡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為之階級。子程

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金科玉條
李善注金一一條謂法金言金王貴之也

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為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為誰某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替。義當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後者尚爾。况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也。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

外傳皆純
子孫先生
言論語
之義余
守曰憲
問非他
之言必是
論語
二子所著
那先生
子而喜
誠然
相謂
論

揚子法言聖人夫言而成
言肆筆而成書
史記昨日醉忽忘上
仲孺言

曾點舞雩先進
篇
樊遲從遊於舞
雩見顏淵篇
邦君之妻季氏

見詩月

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曾點之舞雩。如脉諸畫。樊遲則否。廼錄者之工拙殊也。凡謂論語精譔者。其說至於邦

集覽卷之一

三

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廼有不

可解者矣。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能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為爾。何

內聖外王見莊子天下篇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為科段矣。侃皆受。師業自學而至。竟。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為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眾。典。以。教。一。切。而。者。因。仍。也。第。若。者。論。也。一。若。教。之。也。也。既。論。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能。其益豈小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學而第一

子者指於孔子也
子是有德之稱古
好學自稱見公
治長篇

者稱師為子也曰
者矣語之端也許
氏說文云開口吐
學而不厭見述
而篇

古謂之為曰此以
下是孔子開口談
說之語故稱子曰
為首也然此一書
或與弟子之言或
有時俗之語雖非
孔子之語而當
時必被印可乃得
預錄於孔子曰通
冠一書之

此以下孔子言也
就此一章分為三
段自此至不亦悅
子為第一明學者

初起故以初為先
也又從有明至不
亦樂乎為第二明
學業稍成能招朋
友友之由也既學
已經時故能招友
為次也故學記云
三年視聽業樂詳
五年視聽業樂詳
七年視聽業樂詳
謂之小成是也又
從人不知說不君
子乎為第三明學
業已成能為師為
君之法也先能托
友故後乃學成云
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
成又云能博喻然
後能為師能為師
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是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乃入道之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徵孔子未免身為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

脩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

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

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

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首勸學

蓋本諸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

說釋包氏曰同門曰朋愠怒

也凡人有為不知君子不怒
勸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
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

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
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

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
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

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
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

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
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

之深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古義學做也覺考諸古訓驗之見聞在所做法
而覺悟也習溫習也說悅同喜也言既學矣而時

初少之時也學從
初起故以初為先
也又從有明至不
亦樂乎為第二明
學業稍成能招朋
友友之由也既學
已經時故能招友
為次也故學記云
三年視聽業樂詳
五年視聽業樂詳
七年視聽業樂詳
謂之小成是也又
從人不知說不君
子乎為第三明學
業已成能為師為
君之法也先能托
友故後乃學成云
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
成又云能博喻然
後能為師能為師
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是

樂正四術禮記

王制
日中之時也習是
修故之極也言人
不學則已既學必
春誦禮記文王
世子
因仍而修習日
無習也之於所
學心業也
亦猶重也悅者懷
抱欣暢之謂也言
知修習不廢是日
能修習不廢是日
知其所亡月無忘
其所能病重為可
悅故云不亦悅乎
如問之然也
此第二段明取友
交也同處師門曰
朋同執一志為友
朋猶黨也共為黨
類在師門也友若
有也共執一志綱
繆案暑契關說

相和無也自猶
從也學記云獨
論無友則孤隨而
寡聞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今由
我師德高故有朋
文王之詩詩大
雅文王有聲
從遠方而來與我
同門共相講說故
可為樂也所以云
遠方者明師德洽
被雖遠必集也起
朋已自可為欣遠
至彌復可樂故云
亦也然朋疎而友
親朋至既樂友至
故忘言但來必先
同門故聖明耳悅
之與樂俱是惟欣
在心常等而貌跡
有殊悅則心多貌
少樂則心貌俱多

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也。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學成而孚於人，遠

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慊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廼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愠，謂心有所拂鬱也。蓋愠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拂鬱乎？為下者之情，為然亦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

所以然者向得講
習在我自得於懷
抱故心多曰悅今
朋友講說義味相
交德音往復形貌
在外故心貌俱多
曰樂也故江熙云
君子以朋友講習
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遠人且
至况其近者乎道
同齊味歡然適願
所以樂也
此第三段明學已
成者人謂凡人
也愠怒也君子有
德一稱也此有二
釋一言古之學者
為己已學得先王
之道合章內映而
他人不見知而我
不怒此是君子之
發憤忘食迷而
篇

學而不厭已見
德也有德之為所
可貴又不怒人之
不知故曰亦也又
一通云君子易事
不求備於一人故
為教誨之道若人
有能根不能知所
者君子怒之而不
愠怒之也為君子
者亦然也
馬註疏凡有德者
皆得稱子故曰通
稱也子乃是男子
通稱今所稱子曰
不問通他即指謂
孔子也
王註疏背文而讀
曰誦也然王此意
即是日中不怠之
時也舉日中不怠
則前二事可知也
卷註疏鄭玄注司
徒云同師為朋同
志為友然何集注

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教
學以為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為
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
樂。亦可以為君子也。蓋先王之道。敬天為本。禮樂
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為君子之事
矣。中庸曰。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
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
君子之德。莫所待而不愠。廼舜泰伯足以當之。非
凡人所能及者。大氏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
者強之。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孔子自言以勸人者。
與斯章之義正相發也。悅則不厭。樂則不倦。優游
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物。信哉。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
展轉相因。效轉為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
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
其義自明。朱氏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
中庸孟子。妄求為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
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
書禮樂。辟如化。下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
王制
在卷之四

隋書煬帝
宮殿秋久
則別錄為
華業學
校修帝如
陽春

管時人名唯荀
云氏者苞名咸何
家諱咸故不言也
就注乃得兩通而
於後釋為便也故
李充云慍慍也君
子忠恕詩人不倦
默而識之述而
篇

何怒之有乎明夫
學者始於時習中
於謹肆終於教授
若也凡注無姓名
者皆是何平叔語
也

孟子先覺見萬
章篇

論語先覺見憲
問篇

傳燈錄性相如
帶住力遷名曰道傳
佛有性宗相宗

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為宋儒非剪綵之花則里
婦效鬢西施可謂陋矣又如訓覺是其一旦豁然
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
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
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
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
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
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之人為迷迷
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
徵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偽耳豈

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
子亦有所為而言之且其所謂性迺宋儒氣質善
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
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
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
性即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
哉又如仁齋以誓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誤讀
中庸而謂道不俟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
邪孔子奚學為習訓重習亦為纏繞覺習固有重
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以

規壽時

集覽卷之一

九

莊子何具無持操乎

悅字推類共見孟子

皇侃義疏曰悅之與樂俱是懼

為時時重習。又以為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為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饗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為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淡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無用之解。其謬昉於皇侃。殊不知凡言樂者。皆樂在我者而

欣在心常等而貌迹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味相友講說義復彰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家語辨樂解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莫我知也夫憲問篇

不須它求之義。悅樂之分。悅者道尚在彼而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我而我教人。豈不明白乎。愠訓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愠而窮矣。且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愠。為所遇境有順逆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為七十子不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廼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朱子以講道授徒為大小太事。以朋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

不仕無義微子篇

為人不知為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鷺湖之爭也
 又如以人不知而不愠為學問之極功是固然然
 有所愠者為其有所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
 且聖人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貴知命若徒以心
 不為利名動言之廼佛老亦能之蓋先王之道安
 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優則仕以行其道子路
 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子時議
 論如此故人不知而不仕其心有所怫鬱士子之
 常也樂詩書以忘憂儒者之事也孔子以此自處
 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子弟子有若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
 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本基也基立
 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
 凡然後後仁道可大成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
 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
 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
 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
 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功於根本根本既立
 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
 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
 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
 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

其其孝悌者也善
 事父母曰孝善事
 兄弟曰弟
 好謂心欲也犯謂
 諫爭也上謂君親
 也鮮少也言若悖
 之人必以無違為
 心以恭從為性若
 有欲犯其君親之
 顏諫爭者有此人
 少也然孝悌者實
 都云少者欲明君
 親有過若任而不
 諫必陷於不義不
 欲存孝子之心使
 分令必諫也故熊
 理云孝悌之人志
 在和悅先意承旨
 若親有日月之過
 不得無犯顏之諫
 然雖辱詘忘規何
 寧好之哉今賢者
 無好而後云鮮矣

者以好見開則生
廢犯之慚以犯見
塞則抑逆河之心
少宜微有所許者
論教體也故曰而
好犯上者鮮矣
無不義而辭之尚
當不義而辭之尚
無意犯上必不職
解意是言說不好
犯上必不作亂故
云未之有也然若
能之解乃無問然
犯上理宜不亂何
煩說巧明今案師
說云夫孝者不好
心自是恭順而又
有不孝者亦有不
好是顯君親之欺
故孝與不孝同有
不好而不孝者不
好必欲作亂此孝

者不好必無亂理
故云未之有也
此亦有子語也務
循向也慕也本謂
不悖亂故君子必
向慕之也
解所以向慕本義
也若其本成立則
諸行之道悉滋生
也
此更以孝悌解本
以仁釋道也言孝
是仁之本若以孝
為本則仁乃生也
仁是五德之初舉
仁則餘從可知也
故孝經云夫孝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
生也至親曰自然
親為至推愛及物
為仁也
注本成以孝為基
故諸象德悉為廣
大也

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
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
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
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
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
鮮少也亂謂逆理亂常之事也言孝弟之人在上之人
學問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弟為本然之善也務
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生不已也孝弟者其至於仁之
本歟故為仁者以孝弟為本則仁道充大而足以
保四海也此章總贊孝弟之為至德也蓋其為人
也孝弟者其性之美而近道者也則其心無犯
上作亂之事可知矣此則進德作聖之基本而可
以至於亂仁矣仁者道也孝弟者其本也苟自此本
而充之則所謂道者生生不已猶有源之水導之
而放于四海有根之木培之則可以參天故曰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知道云者乃指仁也而
孝弟其根本也編者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明孝
弟乃學問之本根也由此而論曰仁者天下之達
道而人之所不可不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本則
人生之善具此四端苟知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
仁矣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無他
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無他
達之天下也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言相符合蓋
孟子祖述之也先儒之說以為仁義者人性所具
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
來若如其說則仁體而為本孝弟用而為末於是
與有子之言似相拮鑿故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
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為人孝弟又曰
本立而道生則其以孝弟為仁之本可知矣然則
孟子以仁義為固仁者何也蓋謂人之性善故以
仁義為其性也此以仁義名性也非直以仁義為
人性也毫釐千里之謬
正在于此不容不辨焉
徵為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為先宗廟之禮所以教

見壽

壽

下

五常之道又東平王傳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

左傳僖二十七年曰詩書義之府也禮記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

也以其著其義以考其信其餘禮記之義散見禮記孟子離婁篇曰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易彖傳曰時之義大矣哉子張問仁見顏淵篇顏淵問仁見顏里仁篇苟志於仁矣見

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為仁。孰非仁。仁蓋統

其大者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為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林放問見八佾
篇天下之本見孟
子離婁篇
德者本也見大
學

巧言者便辟其言
語也令色者柔善
其顏色也鮮少也
此人本無善言美
色而虛假為之則
少有人者也然亦
應無仁而云少者
舊云人自有非微
而自然者此則不
巧有仁但時多巧
令故云少也又一
通云巧言令色之

人非都無仁政是
性不能全故云少
也故張憑云仁者
人之性也性有厚
薄故體足者難耳
巧言令色之人於
仁性為少非為都
無其分也故曰鮮
矣有仁王肅曰巧
言無實令色無實
亂德見衛靈公
篇如簧見詩小雅
巧言
書曰見臯陶謨
史記改作見夏
本記
雍也仁而不佞
見公冶長篇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為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為本。以用為末。以理為本。以事為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勸巧人欲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古義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致飾於外。則其偽焉耳。何仁之有。孔門之教。以仁

為學問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德。或以仁命之。如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為主。而仁以誠為本。剛毅木訥。質乎外。而實乎內。故曰近巧言令色。似乎外。而偽乎內。故曰鮮其辨。誠偽於幾微之間。至嚴矣。

微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

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為大夫為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廼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

孟子內外辨告子篇

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廼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

孟子本心見告子篇

巧言令色為骨。肩詭笑之徒見

大全問朱子說
帝之所畏據書
臯陶謨

省視也曾子言我
生平戒慎每一日
之中三過自視察
我身有過失否也
忠中心也言為他
人圖謀事當盡我
中心也豈可心而
不盡忘乎所以三
省視察恐失也
朋友交會本主在
於信豈可與人交
而不為信乎
凡有所傳述皆必
先習後乃可傳豈
可不經先習而妄
傳之乎曾子言我
一日之中每三過
自視况復凡人可
不為此三事乎言

不可也又一通云
曾子言我一日之
中三過內視我身
有此三行否也
馬註疏姓曾名參
曾子與
註得無從無得也
參本也言所傳
之事無得本不經
講習而傳之也故
袁氏云常恐傳先
師之言不能習也
以古人之言必稱師
也

言令色為脅肩譎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
皇侃本矣下有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古馬融曰弟子曾參言凡所傳
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
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
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
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
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
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
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古義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三省如三復三
令之類丁寧及復而省其身也凡三字在句首者
為三次之義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讓是也在句
尾者為數目之字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
道者三是也孔氏曰忠謂盡中心信實也何氏曰
傳不習乎言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
傳乎此曾子於此三者常常無怠於心又每日三
次竦動興起自省其身若此蓋斯三者皆為人
苟之事曾子以此自省其身則古人所以脩身者
專以愛人為本故其所自省者亦在為人而非如
後世之學以絕外誘屏思慮為省身之要也可從
而知矣論曰古者道德盛而未嘗有高遠微妙之說
人之間專言孝弟忠信而道德始衰而議論始高
也聖人既沒道德始衰道德始衰而議論始高及
乎其愈衰也則議論愈高而去道德愈益甚矣人
唯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其實去道德益遠也佛
老之說後儒之學是已蓋天地之道存於人而人
道莫切於孝弟忠信故孝弟忠信足以盡人道矣
若曾子之言後世學者孰能識其造於至極而無
復可加者乎哉觀後篇答孟敬子將死之語與此

者事無小大意
敬故云敬事也曲
禮云毋不敬是也
又與民必信故云
信也
荀子勸學篇曰
君子博學而日
參省乎已則知
明而行無過矣
揚註曰參三也
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
伊洛淵源錄載
邢七自言一日
三點檢伯淳曰
可哀也哉其餘
時勾當甚事益
傲三省之說錯
了可見不曾用
功

章意若出一轍則知此章蓋出於其晚年而非初
年之言也然則曾子一生之學謂此章盡之可矣
先儒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
於世者亦非深知論語者也
徵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
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
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訾邢
七此自一時惡其效顰豈可為據乎忠者懇到周
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
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
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

愛人也
使民謂治城及道
路也以時謂出不
過三日而不妨事
民農務也然人
有識之目愛人則
兼朝廷也民是
謂之稱侯之則
曾子守約孟子
公孫丑篇
指點繫也
馬註疏此明十乘
法也
司馬法者齊景公
時司馬穰苴為軍
法也其法中有此
十乘之說也凡人
一舉足曰跬三
尺也兩舉足曰步
步六尺也
廣一步長百步謂
為一畝也畝每也
既長百步可種苗
稼有母養之功見

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
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君子依中庸中庸
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接人之間孔門之教
為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
之勇比諸黜舍豈以槩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
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
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曰傳惡穿
鑿為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
也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

每一畝則廣六尺
長百步今云畝百
為夫則是方百步
也謂為夫者古者
賦田以百畝地給
一人自隨地肥瘠及
其家人多少耳
王制云制農田百
畝百畝之分上農
每夫方百步今云
夫三則是方百步
者是三也若並而
言之則廣一里一
里長三百步也而
指長百步也謂為
屋者義名之也夫
一家有夫婦子三
者其則屋道乃成
故合三夫曰為屋也
向屋廣一里長百
步今三屋並方之
則方一里也名為
井者因夫間有遂

水縱橫相通成井
字也何者畝廣六
尺長百步用耜耕
之耜廣五寸方兩
耜為耦長但築溝
耦而耕是也耜廣
六尺以一尺耕伐
地為溜通水流水
流畝畝然因名曰
畝也而夫田皆倍
之廣二尺深二尺
謂之為遂九夫為
井井間廣深四尺
謂之為溝取其遂
水相通如井字故
鄭玄曰似井字故
謂為井也遂取其
水始遂也溝取其
漸深有溝也釋
名云田間之水曰
溝溝構也縱橫相
交構也
此平井之地故之
則廣十里長一里

乎。仁齋先生駁之為當。按皇侃本交下有言。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出車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
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
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
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
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
與民必誠信包氏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愛養之也包氏曰千乘諸侯之謂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
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
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
亦務本之意也○程氏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
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

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
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
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
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
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
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
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
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
讀者宜細推之

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其地可
出車千乘者也敬事而信者敬慎民事而信以
接本在於所存而非專任政事也治千乘之國其
要固難而其功最大矣然以此為本則亦無難治
者即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揚氏曰上不敬則
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
以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
然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見等月

集賢雜之二

七

戰國策
道室案
衛為所

也謂為通者其地
有三十里相通共
有甲士一人徒卒
二人也
其城地方十里也
謂為城者其賦法
一乘成也其地有
三百屋則車一
乘甲士十人徒卒
二十人也
故謂城也
道宋衛之間未
考
有地方十里者千
即是十城也則容
千乘也
方百里者有方十
里者百若方三百
里三三為九則有
方百里者九合成
方十里者九百也
是方三百里唯十
乘猶少百乘百乘

是方百里者一也
今取方百里者一
而六分破之每分
得廣十六里長百
里引而接之則長
六百里其廣十六
里也今半斷各長
三百里設法特牌
前三百里南西二
邊是方三百十六
里也然西南角猶
缺方十六里者一
方十六里者一有
方十里者五十六
里也少方一里者
二百五十六里也
然則向割方百里
者為六分牌方三
百里兩邊猶餘方
一里者四百今以
方一里者二百五
十六牌西南角猶
餘方一里者一百
四十四又設法破

見壽司

集覽卷之十一

十一

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
己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徵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
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
導馬融曰謂為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
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
之導乎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
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
使民以時蓋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為先
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

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為萬乘諸侯為千
乘大夫為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侈其辭如千
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
來註家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雲已如以
王畿千里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
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
里而後出百乘安有方百里而為大夫者乎又以
方百里出千乘為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
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

外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父親取諸易見文言故云入兄既故云出也
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
沉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君子之與此故
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
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

徵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之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

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有事弟子服其勞為政篇例責也馬註疏即五經六籍也

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易易也亦足贊辭之辭也

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為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為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吉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又一通云上賢字
循尊重也下賢字
謂賢人也言若欲
尊重此賢人則當
改易其平常之色
更起莊敬之容也
子事父母左右就
養無方是謂孝也
致極也士見危致
命是謂忠也
然事君難就養
有方亦宜竭力於
若親若君難故宜
致身但親主家門
非意難之所故云
竭力臣主難禦
侮故云致身也
入則事親出則事
若而與朋友交接
義主不欺故云必
有信也
假令不變而生知
如前則吾亦謂之
也故王雍云言能

行此四者雖云未
學而可謂已學也
生而知者上學而
知者次若未學而
能知則過於學矣
君子人與君子
人也泰伯篇
蓋言之以勸善
行也
註疏孔安國曰子
夏弟子下也
此注如前通也
皇侃義疏一通
云上賢字猶尊
重也下賢字謂
賢人也言若欲
尊重賢人則當
改易其平常之
色更起莊敬之
容也

新子夏孔子弟子姓十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
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
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
之己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明此子
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
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
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
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古義子夏孔子弟子姓十名商賢人之賢而易
顏色言好善之有誠也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子夏言學者求如是而已苟有如是之人
雖或末嘗為學我必謂之既學道之人矣○游氏
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學之為道何以明
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明人倫也子夏以文學名而
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愚謂子夏得
親炙於聖人而篤信深守焉則固當真得聖人之

意而今其言如此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
者能得子夏之意而後可以讀書不然則雖文學
可觀而與未學之
人同可不察乎
徵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
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
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
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
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
也甚為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
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吾有
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真知

重為輕根靜為厚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若不重則無威無嚴則人不畏之也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無嚴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重則無威無嚴又不敢

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氏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為忠。故以致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為臣。委奠也。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

先進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禮記內則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去。左傳襄二十六年。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晉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事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文選桓元子薦。醮元彥表曰。以敦在三之節。禮記表記曰。事

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為忠。臣以是為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為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為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

君先資其言并
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
死於其言故受
祿不誣其受罪
益寡

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葺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惠信無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

曰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重。厚也。威。嚴也。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人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

而思與之同。不謂
自然同也。夫上同
乎勝也。所以進也。
下同乎不如也。所
以退也。問天曰。賢
上。退。文。王。故。四。友
是。四。賢。上。同。心。於
文。王。非。文。王。下。同
四。賢。也。然。則。求。友
之道。固。當。見。賢。思
齊。同。志。於。勝。已。所
以。進。德。修。業。成。天
下。之。譽。也。令。言
則。為。友。此。直。自
論。耳。非。夫。子。勸
之。本。旨。也。若。如
所。云。則。直。諫。善。柔
之。益。便。辟。善。柔。之
益。猶。莫。也。憚。難。也。
勿。猶。莫。也。憚。難。也。
夫。王。切。磋。若。有。道
夫。者。當。更。相。誅。誅
更。改。也。一。云。若

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此章一句。各是一事。皆有併錄。異日之語者。有綴輯。有直記。言時之言者。有併錄。異日之語者。有綴輯。

易忠信見禮之言
禮記忠信禮之本
禮記忠信禮之本
禮記忠信禮之本

數言以為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孔門諸子綴輯
夫子平生格言以作一章自相傳授之也後之學
者亦當自佩服焉論曰主忠信孔門學問之定法
苟不主忠信則外似而內實偽言是而心反非難
與並為仁者有矣色取仁行違者有矣後儒
徒知持敬而不以主忠信為要亦獨何哉
徵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
可強乎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諸大禮重事也
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
司以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
君子愷悌以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
臣命弗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
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明職

博學無方禮記
內則

固哉高叟孟子
告子篇

主司城貞子孔
子世家

答子張主忠信
顏淵篇

易忠信見禮之言
禮記忠信禮之本

見壽月

集覽卷之一

三六

此之由焉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
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為詩亦謂此
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
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
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
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
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從義崇德也
正與此章相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從
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曰禮有
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學先

主文誦諫見詩大序

明人若德也慎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為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則其慎終也遠也謂三年之後為之宗廟祭其親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遠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詳克有終終宜慎也久是追遠也故能理是也新忘舊近情之常然信近而遠

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大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夸。故學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己焉。古之道也。主如主文誦諫之主。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為人謀之忠與

不誠無物中庸出入無時孟子告子篇

義之所為是也慎終如始則斯有上之仁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若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若德既厚則民咸禮記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為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為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古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

皇侃義疏一通
 云靡不有初鮮
 仁之德顏淵歸
 君之言子所至
 與語不之辭也
 至之國少早道
 邦非一國也每
 是此也此邦每
 至之國少早道
 其國之風政也

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
 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
 亦歸於
 厚也
 古義慎終而不忽者用慮之周也慕遠而不遺者
 好善之厚也上之所好如此則下民化之而無所
 不厚也世之不知道者必速目前之近効而忽於
 慎終習未俗之苟簡而遺於追遠如此者其所以
 自修者既薄矣何以能化其民使
 之歸厚邪然則其為國亦可知也
 徵慎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
 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
 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
 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
 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

克有終終宜慎
 也久遠之事錄
 而不忘是追遠
 也
 求而得之否乎
 抑語助也充又問
 言為是孔子不克
 國主求而國主自
 呼與孔子為治而
 所以得道之由
 也夫子即孔子也
 則得相為夫子者
 子為魯大夫故弟
 呼之為夫子也
 氣美潤澤謂之溫
 行不犯物謂之恭
 和從不逆謂之恭
 去奢從約謂之儉
 推人後已謂之讓
 言夫子身有此五
 德之美推已以
 人故凡所至之邦

一通勃窣理密甚於朱子矣夫慎終追遠孔安國
 既以為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氏後
 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
 失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古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
 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
 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鄭玄曰言夫子行
 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或曰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
 弟子也

少也聞之也故願
歡云此明非求非
與直以自得之耳
其故何也夫五德
內充則是非自鏡
也又一通云孔子
人又境觀其民之
五德則知其若所
行之政也故梁冀
云夫子所至之國
入其境觀察風俗
以知其政教其民
溫良則其君政教
之溫良也其民恭
儉讓則政教恭儉
讓也孔子但見其
民則知其若政教
之得失也
此明夫子之求與
人之求異也人則
行就彼君求之而
孔子至境推五德
以測其人之求其
諸德之也與

明也故願歡云夫
子求知乎已而諸
人訪之於聞故曰
異也梁冀又云凡
人求聞見乃知耳
夫子觀化以知之
與凡人異也
註與聞之與通也
鄭注云言夫子云
云者亦會兩通也
明不說人求故云
異也云明人若云
云者此六人若自
與之非謂自呼與
之也政是人若所
行見於民不可
隱藏故夫子知之
是人若所行自與
之也

易直子諒見禮
記樂記
股肱良哉益饗
三良左傳及黃

良易直也恭莊敬也
子之盛德光輝接於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
自以其政就而問之
也聖人過化存神之
其德盛禮恭而不願
心而勉學也謝氏曰
亦可以進德矣若子
謂善言德行矣今去
見其形容尚能使人
敬之曰夫子至是邦
授之以政者蓋見聖
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害之是以終不能用
古義子禽姓陳名亢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為子貢弟子為是抑
必與聞其政而怪其
也良易直也恭致敬
自高之意其諸語辭
也言溫良恭儉讓皆
與抗類

盛容以待人者相反
盛德之至時君敬信
之所求也非若他人
人飲其道之高務為
之通患也若溫良恭
自卑不足以起人之
德之至愈抑愈揚愈
之此謂不求之求也
下人在邦必達在家
知此故曰溫良恭儉
聖人者矣學者所
當潛心而勉學也
徵溫良恭儉讓朱註
以五德接人之威儀
子諒之心子諒即慈
知如股肱良哉良相
良馬良工良醫三良
皆以材

鳥序餘多雜見諸書

漢書叙傳

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溫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已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古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古**義曰。志曰行。皆以善而言。道者。指其良法而言。父在。則唯觀其志。于善而已。父沒。然後其行之善。可觀也。所志所行。既善。則可謂孝矣。然父沒三年之間。乃改作之時。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焉。則為能盡其孝也。夫孝者。以立身行道。不失令名。為本。以繼志述事。不墜先業。為盡。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父沒之後。自狗已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善。則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何也。且為人之父者。難保其必皆善。如何。曰。人之父。固有良有不良。其不良者。蓋置而不論。而子特就其良者而言之。凡中人。以上各隨其人。而不能無良法。故為之子者。雖微善。不可以不奉。

行焉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及之也其以三年言者蓋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

徵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凶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

盜之道見莊子
法篋篇
戎狄之道禮記
檀弓
道二孟子離婁
篇

是道也見子罕
篇

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為道者是其心自以為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為雖有所窒礙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率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

周官三德見地
官師氏

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為。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家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為道矣。是則已論。其它如後世揚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為道。苟有不善。改之為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且孝之為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

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人。所為。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

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
 流蕩忘返而亦先王之禮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
 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敬而不用則以
 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
 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愚謂嚴而泰和而節
 若有子可謂達禮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
 此理之自然而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
 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失
古義用也禮記作禮之禮以和為貴是也和者無
 乖戾之謂蓋禮勝則離故行禮必以和為貴有子
 先借先王之禮以為明禮之不可一於和也言若先
 王之固雖為美然世有升降時有隆污悉由之
 而不改焉則有所執悟而不行矣此承上文而言
 禮之不可一于和也言知專貴和而不節之以禮
 則委靡頹敗亦不可行猶雖先王之禮而禮之所
 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行也知者美德而禮之所
 貴也故人皆知貴之而不行也其所弊亦在於此蓋
 道之所廢必生於所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

所弊而早反之為難故曰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
 行也可謂明且盡矣論曰舊註曰禮節之為體雖嚴
 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
 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於倫
 網常之間而各就其事實用仁義禮智亦皆就己
 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亦皆就己
 發用之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綱
 常而專守一心而亦不能已於人說之應酬故說
 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華嚴經
 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中
 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凡仁義禮智皆有體有用
 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
 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趨體於是用輕體本
 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
 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
 之旨微矣不可不察

禮之用和為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
 為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為是祇識

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蓋言禮之以和為貴者。先王之道。以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行。故也。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字。為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

邢昺疏云。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

琴瑟經。不思議而三。大小無礙。謂二根皆偏法。以而不壞。諸根之性。即注身之義也。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為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為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為樂。程子范氏據以為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為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為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為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

界之義耳。禮之為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體用之非古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言信約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

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古義 朱氏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孔氏曰。宗猶敬也。言信恭雖善。然不合于義。禮則必有其弊。既近于義。禮矣。又因而與人。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之。非止言可復。遠恥辱而已也。禮義者。人之大綱。而百行之所取法也。故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近於義。然後其言可復也。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愆。所以恭近於禮。然後能遠恥辱也。苟能如此。則固可謂善矣。然硬守堅執。不近人情。則亦未為至也。故因有此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失其親。則其學問之熟。道德之成。既有所守。而亦能有容。所以亦可宗也。
徵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

約信曰誓見禮記曲禮

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為爾。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復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為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

陳書王元規見列傳二十七儒林

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註因親也。按因媼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又按陳書王元規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替非類。母感。

筆解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

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為六行之一。鄭註為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為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為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人或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為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

傳矣。詩書義之府已。韓曰見原道。

其具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囂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正謂問其是非。敏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仁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

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古義不求安飽專心致志而汲汲於求道也敏於事者急於行也慎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敢自是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真好學矣此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為大泥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今夫不求安飽而慎其言動則固可美也然學最難講而道最易差苟師心自用不就有道之人而正焉則是非取舍無所涇渭殆誤其一生者多矣故必就有道而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徵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之

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為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外傳諸之也皆之於
往者夫子周子貢必會
富之善告之以必貧
富之至善也知來者
子貢周子之言遂
知學問之益也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曰孔安國曰未足多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孔安國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琢磨
新語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語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古義語佞悅也驕矜肆也子貢以此為至故問以質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無語無驕則固知自守矣然處貧富而無過耳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飽德樂道而不自知其貧富之為至也詩衛風淇澳篇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及聞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窮故引詩以贊之也告往知來謂告之以既往之事則自能知將來之變也詩之妙變化無窮隨取隨有非告往知來者則不能盡詩之情夫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也學蓋詩不以貧為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為樂而後能好禮適見其飽德樂道而不知貧富之為貧富也蓋貧

而樂顏子其人也富而好禮周公其人也但貧而樂者即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無定義其義初無定準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田夫賤隸吉凶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旱麓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徵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

飯蔬食述而篇
一
簞食雍也篇

入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為爾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因有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孔門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脩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

爾雅之註見釋器又曰見釋訓

弟子職曰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詩大雅棫樸篇追六躬之金三剛十玉五瑤上章之文章也相質也

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註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耳。子貢引此。

易繫辭戴記祭義

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切磋。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嘆之。豈不淺淺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古無

新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古言學者當不患人之不己知亦不能知人之善

故君子以爲患也蓋非善有於己則亦不能知人之善

學而不知子思孟子甚乎不知人之爲患也荀子之

叔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

則不知堯舜之當祖述焉非孟子則不知孔子之

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

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徵不患人之不己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爲己

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

若凶害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

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

用之廼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

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之言則釋迦達

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爲己任故知人者亦

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

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

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

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乎學者察諸皇侃

本己知下有也

論語徵集覽卷之一 終

